

## DONGHU·YUSI

## 杂花生树

## 初为人师

□ 梁种玉

出晚归,挑土围海造田,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

那时,还拜了一位贫下中农为师,是红旗大队立新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姓陈,淳朴和善,对我倍加关心与照顾。

放寒假了,老师们还得留下来学习与劳动,还必须在年三十晚上到生产队参加忆苦思甜会议,吃了忆苦饭——糠粳粳后才准予离校。我是嘉兴人,父母盼着我们一起回老家团聚呢!老师见我犯难了,便找上门来安慰我:“糠粳粳还是要吃的,我们可以提前吃掉嘛!”于是这顿忆苦年夜饭,整个生产队提前了两天半进行。那天中午,生产队晒谷场上摆满了方桌长凳,男女老幼全来了。先由政治队长——我的老师作忆苦思甜的报告,然后郑重其事地给每人分发一份粳粳。大多是白糯喷香较大的粳粳,只有一个略小些褐色的糠粳粳,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待我告辞上路时,老师又递给我一个鼓鼓囊囊的纸包:“这几个粳粳你带着,让你家里的大人小孩都尝尝。”

那个时候,学生扛着红缨枪来上学,学校还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师的精力首先得花在维持课堂秩序与处理偶发事件上。想自己,头上没有辫子,身上没有包袱,倒是铁腕手段,敢抓敢管。那一次,三下五除二处理学生损坏公物的“经验”,居然还在教师大会上作了介绍呢!

班上有4位同学模仿《红灯记》中的磨刀人,将教室里的长凳抛来抛去,一下甩折了两条凳脚。我二话不说,领着他们拿起破凳子就往农具厂跑。修理费一元钱,我就在那儿开了四张发票,每张二角五分,分别写着这四位同学的姓名,随即把发票交给大队会计,请他转到生产队里,在年终分红时扣回,让他们的家长知道。一度以为用这种法治的方法对付损坏公物的学生,他们的灵魂才会触动。

其实,那充其量也只是在“堵”。“堵不如疏,疏不如引”,“疏导”才是教育的艺术。之后,我与同学们一起反复学唱《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东西要赔偿”很快成为同学们的自觉行动,我处理这类事情也就有了质的飞跃。一次,同学们在教室外互相推搡着取暖,不慎把教室里的一块玻璃打碎了。那几位同学说:“我们都有责任,大家一起赔吧!”于是,你拿出了二分钱,我交上来三分钱,不一会就凑齐了三角二分钱,主动赔了公家的玻璃。

在农村初为人师的10年里,我从事的主要还是初中语文教学。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可供中小学生学习发表的报刊,直到1972年才见到中国人民银行平湖县支行有一份油印的报纸,便萌生让学生的短稿投寄到那儿去试一试的念头。

当时,同学们学习“十大”文件,都在议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事,为了把丢弃在地上的废纸收集起来,班里成立了一个拾废纸小组。周照弟和赵海中同学自参加拾废纸小组后积极性很高,见地上有废纸就随手拾起来放在同学们自己做的废纸篓里。他们还到公共场所收集,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卖给附近的

供销社,支援国家多造纸。在培养艰苦奋斗好作风的同时,也改掉了喜吵闹、常惹事的毛病。我让这两位同学把这件事记下来,作了《为革命拾废纸》一文,刊登于中国人民银行平湖县支行储蓄组编写的《储蓄宣传》1974年第14期上。一生从教,致力于中学生写作指导的实践与研究,虽说直至1984年,40岁时才有指导的第一篇学生作文获奖发表,其实早于10年前的1974年,我就指导并推荐学生的作文在校外发表了,只不过那是一份非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油印小报而已。

这段初为人师的大好时光,无奈夫妻分居两地。对于我,严重缺失了对家庭的照顾与对子女的关爱,却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的教学工作与学生的教育培养上。那些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则大多用于接触社会、拓展知识面、发展个性爱好上。10年经历,10年积淀,似乎失去很多,不经意间却构筑着事业的基石,厚积起叩启成功之门的智慧与力量。有所失,当有所得。青春因付出而美丽,人生因磨砺而出彩。

我有两大爱好:一是说唱艺术,二是钢板刻写。在初为人师的10年里,农村学校的工作环境,为我提供了施展的舞台。

那个时候的我,依然如学生时代那样,语言表演欲十分强烈。当时黄永生的上海说唱《狗头军师》《古彩戏法》等,人们喜闻乐见,我便记录下唱词,一遍遍跟着广播或黑白电视机学,一旦背下来便在教师大会、社员大会上登台表演。有一出浦东说书《养猪阿奶》更令我得意,一人出演全部角色,一口气演唱了18分钟。我还在鱼圻塘茶馆的小舞台上说起书来,与张德明老师、张根发队长在那个茶馆里,演出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上》的折子戏第4场“定计”,由我饰演参谋长一角,一开场便是大段的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

钢板刻写是教师的基本功之一,讲义、试卷都需要我们亲自刻印,那可是细致且辛苦的话,却是我的钟爱。我临过赵孟頫的帖,书写倒也工整清秀,多种美术字的穿插运用与精准的套色制版,可谓其乐无穷的成就感。我曾三度被抽调在南桥公社开拓跃进河和红卫河水利工程指挥部,参与工程战报与奖状资料的编辑刻印工作。尚留有好几本由我编写并刻印的教材,代表作有1978年上半年为南桥公社教师进修学校编印的进修讲义《发音》《拼音》《小学识字教学》等。我让公社教育干部潘农民同志将这几本讲义面交文教局局长张大为同志,姑且作为一种自荐吧。张局长问:“不错啊,是谁弄的?”潘同志报告:“梁种玉呀。”于是,没过几天,我就抽到了县教研室,参与文革后第一次小学升初中升学考语文试卷的命题工作,刻写了语数两卷的答案及评分意见。命题结束,我就调到了城关。

1978年8月,到平湖中学上班的第一天,教导主任钱之江先生就找到我:“小梁,这份讲义,请你刻一下怎么样?”从钱主任的笑容里,我读出了校领导对我的赞赏与期待。

## “野马”记

(节选)

□ 曹海兵

## 一碗茶

昔日,十里八乡的茶客到这里“搜民情”如今,生活休闲的村民到这里“晒幸福”

时间更迭,喝茶的故事一茬又一茬讲不完

三间茅草屋,几条旧桌椅白瓷大茶壶,一指宽的长条凳茶客们品着淡淡的清茶彼此谈天说地

竹椽子、芦帘再加上泥坯砖草棚房摇身变瓦房茶客挤满新茶馆评说家长里短

改革春风,茶馆几起几伏如画的美景,富裕的生活茶客重燃喝茶的“老习惯”冒着热气的茶又回来了

推开临河的窗擦拭原木的桌椅一位老者一直在忙碌着……

## 风吹野马

一股清风翻开野马的新页告别养殖旧村貌,脱胎换骨锦绣的风光种满村庄

成片的百亩良田,生机勃勃可喜的生态湿地,郁郁葱葱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亭亭玉立

挡不住的是乡土气息留下来的满目绿野守得好的是风清气正

因为如此发展接踵而至多元产业来到了这里

因为如此幸福扑面而来村景如画变成了现实

因为如此共富跃然纸上乡村振兴成就了野马

## 戴眼镜的烦恼

□ 竹剑飞

论戴眼镜的“工龄”,我也算长的,读高一的时候就戴上了这副沉重的“枷锁”,仿佛给自己套牢了。一戴就是40多年,让原先明亮的散发着原生态自然风光的眼睛,渐渐地受到人工污染,变成千篇一律的“深潭”,尤其那两块镜片看似帮我装门面,点缀生活,可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地遮盖了我那双浓眉大眼,还要不断地争宠似的展示在人们面前,假装一副斯文的样子,好像有那么一点文化、修养,却搞得我不伦不类,既不能武又不会文,只好在夹缝中求得苟且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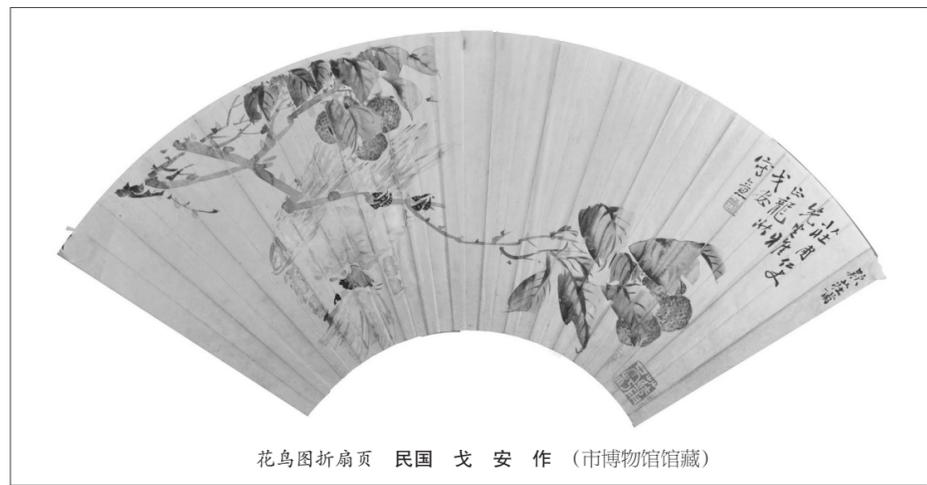
戴上眼镜学习、生活、工作40多年,周旋在各种眼睛之间,有大眼睛、小眼睛;单眼皮、双眼皮;黑眼珠、蓝眼珠。透过人为设置的镜片,我看另一双镜片后面的眼睛时,感觉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宛如隔着千山万水,两个人之间的心也会随着两副眼镜的镜片遮挡而变得遥不可及,产生不出碰撞的火花,也不会有一点共鸣,也完全感觉不到眼睛的转动、眼睛的神韵、眼睛的心思和眼睛的风采,只能模糊地猜测到对方的真实意思,好像距离远了,产生了隔膜。

最烦恼的要数在下雨天骑上摩托车、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那雨,就好像是一片水帘罩在两块镜片前,使一双清澈的眼睛看任何事物都变得模模糊糊,有时还会出现重叠的影子,看不清前进的道路。那时,我只能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心跳却异常地加快,手颤抖地转动油门,缓缓地凭着感觉一步步在雨水中行驶。最怕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那就彻底完蛋了,而且雨水往往在这一刻变得特别有恃无恐,借着风不断地想尽办法渗透进来,飘进镜片里面,滴进那双无瑕的眼睛里,只要有一点杂质,眼睛就会发出一阵阵胀痛。

到家,我忙摘下眼镜,让眼睛在自然空气中,零距离接触养分,一种久违的心旷神怡,自然而然地从内心发出。我洗了脸,擦拭镜片,再次戴上眼镜,感觉特别清晰,周围的一切特别美好。

## 一生只做一件事

□ 刘扬



花鸟图折扇页 民国 戈安作 (市博物馆馆藏)

这话的时候,方瀛洲的眼里满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那些年,方瀛洲所在的学校相继成立了乒乓球队、小篮球队、田径队等体训队。他不仅是体育老师,而且教练员的身份也一肩担了下来。每天的清晨及放学后,他都给各体训队列出了训练项目,各队轮流进行,有条不紊,循序渐进。朝五晚五的日子,他整整坚持了四十年。他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一年完成了几年的工作量。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尽情运动的模样,方瀛洲笑了,一个人把精力用在自己最钟爱的事业上,再苦再累都值得。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11月,省教委、体委对学校进行达标复查,学生100%合格,获全能合格奖。学校连年获《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进学校。1984年和1987年,方瀛洲分别被评为浙江省中小学体育教学优胜者和全国体育优秀工作者。

哪怕退休多年,说起曾经的过往,方瀛洲依然津津乐道。虽然退休以后他离开了热爱的体育教师岗位,但是扭头,他就扎进了平湖市老年体协的队伍中。他又重新开始,整装出发,外出学习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比赛项目——地掷球和气排球。学习归来后,

开始培训骨干,成立队伍,建造比赛场地,不断开展比赛,邀请老年人来共享体育之乐。

可是,四十年的高强度体育教学训练埋下病根,他经常关节疼痛肿胀,行走不便,异常痛苦。满怀梦想,却因病痛枯坐于室,何其残酷。怎么办?方瀛洲在看了西医置换关节的一些资料后,下决心手术。2017和2018年,分两次手术用人工制造的陶瓷髋关节假体置换了原来病损的两侧髋关节,手术十分顺利,但术后复建的过程十分漫长、艰辛。回忆当时,方瀛洲老伴儿依然心疼:“换下来的髋关节都变色了,整个软组织都消失了,全是骨刺啊!”

方瀛洲却异常激动,“我的生活主题仍是体育。现在我是‘机器人’了,浑身有了使不完的劲儿,我要把我的‘第二春’奉献给老年朋友们。”方瀛洲乐呵呵地说。

时光是最好的见证,2015年和2018年,方瀛洲两次被授予浙江省老年体育工作贡献奖。

方瀛洲曾说:“我的一辈子很简单,简单到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体育。”

一件事,倾其一生,做到极致,哪里简单!

方瀛洲,人如其名,以勤奋、顽强与坚韧,成就其“瀛洲”这一境界。他呀,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